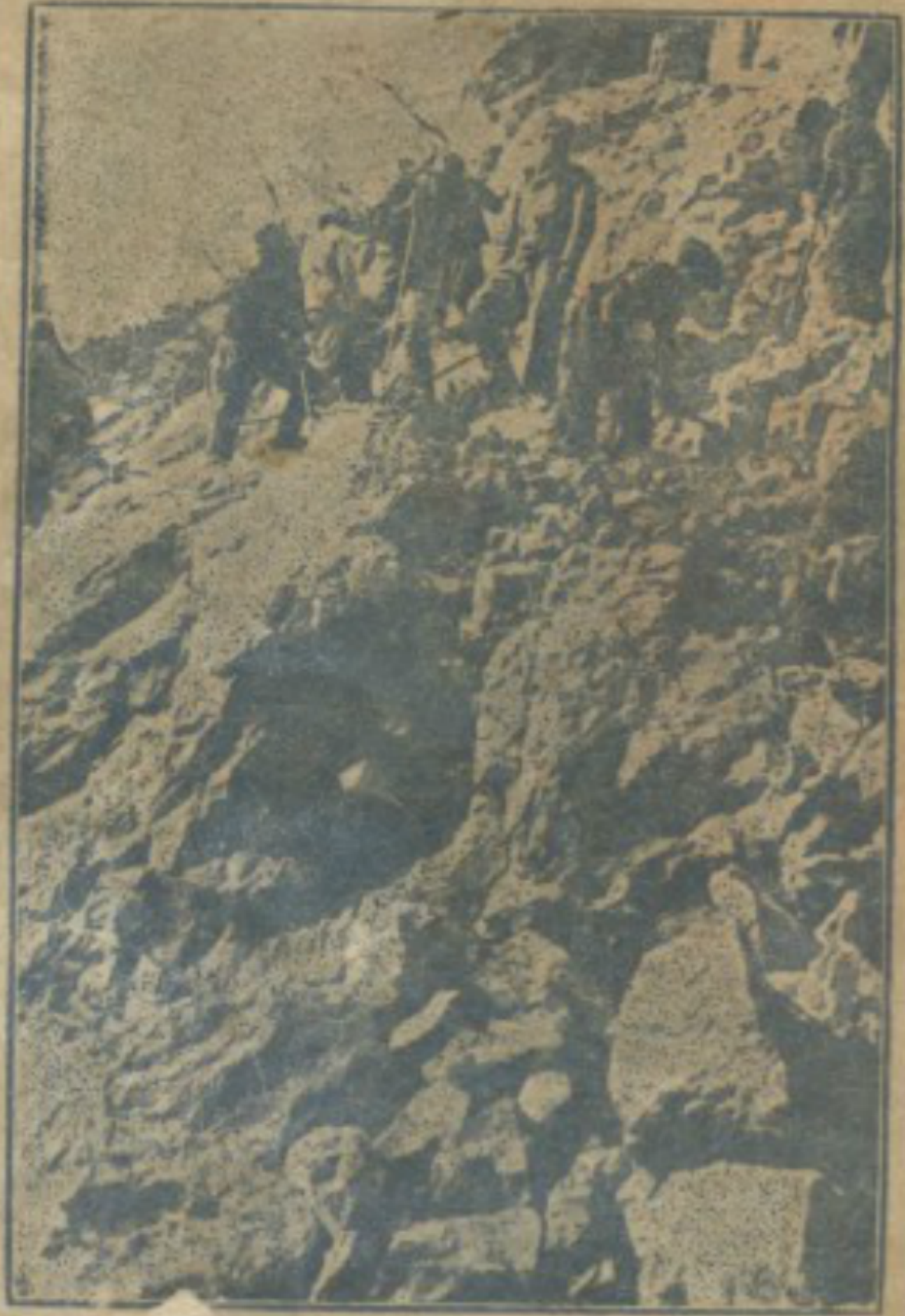


馬奇諾防線
西格佛利諾

防線的秘密山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4 7273B

銅牆鐵壁炮火不入

世界著名大堡壘

金城湯池蓋世無匹



~~017905~~

目次

- 一 馬奇諾防線的建築……………一
- 二 馬奇諾防線的堡壘……………二
- 三 馬奇諾防線的奇蹟……………五
- 四 法德戰略與兩大防線……………八
- 五 馬奇諾與西格佛利比較觀……………一一
- 六 西格佛利防線一瞥……………一三
- 七 西格佛利防線的構造……………一九
- 八 西格佛利防線的週密……………二一

一 馬奇諾防線的建築

一九一九年法軍進駐萊茵河後，法境之安全得此奠定，惟按照凡爾賽和約之規定，法軍日後仍須撤離萊茵區，是時陸軍部咸即深感沿新國界一帶建築防禦工事之必要，因指定軍事當局應詳加研究，預事準備。自一九二〇年起，霞飛元帥即着手是項計劃，旋基勞瑪將軍亦參加設計，歷時達八年之久，參謀本部及各軍隊長官所最爲注意者，即考慮前次大戰之教訓，細研其得失，而尤爲重視者，卽爲凡爾登血戰，蓋凡爾登諸役之戰場，均在法方要塞地帶也。

法國軍事當局根據上述種種之考慮，研究西線防務之初步計劃，乃告完成。統帥部雖亦加以採納；但目前所真正實現者，不論戰時或平時，其性質均與初步計劃迥異。法國於着手建築是項偉大之工事時，各種工程學上之技巧均充分利用，俾其功用不僅能避免敵軍各種砲火之危害，且使軍士在防線內仍得維持安適生活，以保全其戰鬥實力。不論敵軍之攻擊方法如何，戰事之激烈程度如何，均無害於守軍之安全，無損於其元氣。及一九二九年，關於防務問題之一般研究已告完成，試驗結果，亦頗圓滿。是時距法軍撤離萊茵區爲期不過一年，法國統帥部決定卽開始建築，次年正月法國國會通過該項龐大經費，培爾哈克將軍被任爲工程師總監，卽行開工，偉業一旦完成，吾人將見其雄視全球，睥睨一世矣。時定名爲馬奇諾防線，工程開始後，進行異常精密。於一九三五年卽告落成，法國東疆最爲暴露之前線，遂獲得堅固之屏障。全線裝置各項武器砲位林立，間以巨型堡壘，其內掘有深塹，守軍駐防其中，非但得隱蔽之完全，且有安適之生活，舉凡電燈、通風機器、運輸、醫藥設備及淋浴器具無不應有盡有，且可儲藏大量之糧食及軍需品，其內容之構造，可以適應付戰事種種需要。每堡壘之建築時，須掘出七十萬立方公尺泥土，須用三合土五萬立方公尺，以及工匠十二萬人。該項工事所掘出之泥土，總量約等於巴黎至波爾多開鑿運河之所需。其用以建築堡壘地上部分之三合土，總量

等於埃及金字塔四分之一之至（該塔歷時一世方告落成）。地道通路之總長，與巴黎地下鐵路相埒（按該鐵路需時四十年方始成就），其所用鋼鐵之重量，即裝甲部分已逾愛費爾塔之大倍。溝壑各堡壘之道路及鐵路，其工程等於自巴黎至加萊間之公路及雙軌鐵路。防線間之電話線，足敷連絡法國兩端點自加萊至尼斯間電線之用。荷馬奇諾防線沿塞內河之兩岸建築，有如巴黎之房屋，則其兩岸之長度，可自巴黎之一端至於另一端點。堡壘四壁設有槍洞甚衆，可以安置自動砲及平射砲，每洞各有不同之射擊半徑，火力範圍可以遍掃全境而無遺，火網極爲週密，形成環狀，防線砲兵亦均有最新式之配備。馬奇諾防線之偉大，由此可見一斑。

德國恢復強迫兵役，於次年即佔據萊茵區，最後復組織「柏林羅馬軸心」，凡此種種舉動，均迫使法國不得不將上述防線工事澈底加以完成。目前法國防禦之範圍，北起北海，南迄撒哈拉沙漠，其間極多天然險阻，復有人工防禦，如電網、地雷及坦克車陷穿等等之設備，故謂爲不可擊破之防線，實非誇張。蓋一九三五年以來，法軍會對防禦計劃祕密加以試驗，並隨時改正，兢兢業業，四年於茲，計劃屢經修正，可謂已臻完善。

總之，法國之防線經多年之研究，長期之試驗，歷次之修正，利用機械之方法，適應歐戰之教訓，故謂爲效力至高，防線至固，實非過甚其詞云。

二 馬奇諾防線的堡壘

在一九一四年，法軍醉心於採取攻勢的戰略，而蔑視那種憑藉深溝高壘以從事防禦的方法。其後大戰爆發，起初法軍死傷慘重，這可說是上面錯誤觀念的必然的悲慘後果。

自從得到了這番教訓以後，法軍對於邊陲的防務，不再依賴士兵們血肉之軀，而只憑藉優越的火力與三和土凝成的實體了。根據大戰的經驗，他們已看到把火力適當地配合，掩護起來才能發揮極大

的防禦價值。馬奇諾防線便是這個理論登峯造極的表現。

馬奇諾防線真可稱是本世紀偉業之一；只要略舉幾個簡單的數字，便足以表示它工程的浩大。據一個會當過監工的長官告訴我：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六年間，從地下掘出的泥土，約有一千二百萬立方密達；用三和土凝成的人造石，約有一百五十萬立方密達；鋼板約用五萬噸；雇工約有一萬五千人；挖成的隧道，如果成一直線，有從巴黎到加萊那麼的距離；全部工程耗去的經費，共計七十億金法郎。可是這個建造工作，永無完成的止境，它的防禦工事，還在繼續不斷的增強中。

在上次大戰中，凡爾登堡壘，雖遭受大砲數千發轟擊，可是十八座三和土凝成的堡壘中，倒有三座完好無恙。所以在建造防線以前，工程師對於建成凡爾登堡壘的物質，先作精密的研究。他們認為只有像凡爾登那樣三和土建築物，才適合建造防線的條件。

可是他們還不認為滿意，又作進一步的實驗，以確定三和土層、鋼板層、泥土該有多厚，他們用 500 B.B. 大口徑的短程榴彈砲，對特建的堡壘轟擊，以試驗它是否經得起在同一點擊中三顆砲彈。而且在實際建造時，還將外層加厚三倍。這些深入地下的巨塔，每座足有一百二十噸重量，都是整塊兒建成的，任憑任用多大的砲彈，決不能擊穿它的堅壘。

馬奇諾內部，裝置着電機，使內部的氣壓略高於外部，所以防毒氣的滲入，砲塔中的大砲裝置在球形的砲座上，可以旋轉自如，砲口鑲嵌在鋼板裏，以免與外面的有毒空氣流通。砲兵駕駛他們的砲時，恰如兵艦上的水手，完全看不見外面的東西，只憑軍官用羅盤指示他們動作。運用裝置在鋼板裏的反射望遠鏡，軍官們把外界看得清清楚楚。他們依據打好格子的地圖，確定射擊目的。

電話線保護得也非常周密，都埋藏在五密達深的石板下面。每一道電線，至少有兩道準備線。這些地下電線網的終點，就是位置在一百五十呎深的電話局。局內設備，足以供給二萬五千架電話機的服務。

如果敵人侵入，一剎時間馬奇諾防線區域，立刻為一片火力所掩蓋。每一座暗砲台簡直是一座火山，隨時準備向前後左右噴射它的火焰。這還不够，每一座暗砲台上都建築，又為輕機關槍火力網所掩護。如果敵兵要想進佔砲台的頂部，那末槍彈、砲彈，頓時會從四面八方飛來，休想能攻進一步。

在「馬奇諾」防線區域內，哨兵站，警報處，反射望遠鏡、聽音器、紅外線掩護砲火等防衛工具，真可說是星羅棋佈，無論是白天，或是黑夜，到處有偵探的耳目窺伺着，到處有防禦的軍器準備着，我們到那裏去參觀，雖然事前曾經公佈過，可是還不時有流動的哨兵，騎着機器腳踏車，尾隨着我們，監視我們一程。如果我們稍離預定的路途，立刻有兵士出現，把我們送歸原路。

在阿爾卑山區，所建築的防禦工程，真够叫人驚心動魄！在高聳雲表的巖上，鑿成了洞穴，彷彿是驚濤的棲巢。阿爾卑山的戍卒就駐守在那裏。當嚴寒的冬天，他們帳幕上的積雪是有十來尺厚。

打個譬喻說：馬奇諾防線宛如一個艦隊，寄碇於邊境上連綿的羣山中。每個艦隊有斥候艦，擔任偵察的工作；防線的前面也密布着防舍，每座防舍有十二個士兵守着。他們唯一的目的，在對敵人的攻擊作三日的抵制，使高級司令得以找出主要的進攻點。正如海軍作戰一般，斥候艦完成了它們任務以後，便向主力艦那邊撤退。馬奇諾防線的主力艦，就是地下的堡壘。當防舍裏的斥候兵完成了他們的任務時，便由曲徑的隧道向堡壘撤退。防線的區域，足有三哩寬廣。縱目四望，只見小丘壘壘，底下隧道縱橫，彷彿是鼠的洞穴。

建築工程的變化多端，是馬奇諾防線的優點。建築物的大小既各不相同，掩護的方法也是互異，使觀察者莫辨真偽，從曼芝到卑山崗，我曾視察過三座暗砲台，簡直找不出兩座是模樣相同的。

現在該講到馬奇諾防線的主力艦了。它簡直是一座極大的地下兵營。有幾英里長的通道，照着雪亮的電燈。鋪設鐵軌，可以行駛火車，更有電氣通風裝置，冷熱水設備，以及廚房、宿舍、倉庫等等，倉庫儲藏的物品足供好幾個月的糧食。

警戒線是凸出在地面的，一如潛水艇的反射望遠鏡的升出水面。在警戒站中，有兵士日夜輪流防守着。如果發現敵人，立刻發出警報，接着輕機關槍就動作起來，使敵人不敢逼近暗砲台。同時暗砲台頂頭，已一切準備定當，士兵行近砲塔，立刻放射起機關槍來。

除了防守的時間以外，士兵們唯一的工作，就是無休止的用鐵鏟掘着泥土。他們須得不時建造掩護工事，加強鐵絲網，照料「笏田」。所謂「笏」其實是打入泥土裏的大鋼樁，尖端露出地面。這些鋼樁是打在一個斜坡上，高低不齊，所以阻止坦克車的進攻。當坦克車被攔置在鋼樁上時，平射砲便發揮它的威力，從腹部擊燬這個爬行怪物。如果坦克車逃過了這道防線，接着便遇到第二道鋼笏防線；笏尖上裝有機關，可以使地雷爆炸。這重難關，坦克車無論如何逃不過的。

士兵的憩息所：「須有最大的舒適，最小的危險」。這是波丹將軍的一句名言，馬奇諾防線已達到了這個標準。全防線士兵的憩息所儘可能的遠離砲台。例如有一座堡壘，位置在一個山脚下；而士兵的憩息所却位置在山的另一邊，有六百呎長的隧道相通。在這樣的環境下，士兵自然是精神飽滿，活力充沛，不怕強敵的進攻了。而且在劇烈的戰爭中，如果一座砲台被敵人侵入，那末通道中有活動的鋼門，可以重重關閉，使侵入的敵人只偏促於一部份，而不致危及整個堡壘。

三 馬奇諾防線的奇蹟

「砲火不能損傷馬奇諾防線裏的人」，這是一位建築這道防線的工程師對我說的。在你看過這道防線的一部份之後，你就會確實相信他的話不是假的了。沿着法國東部邊疆一帶地下都築有爲人所不易察覺的雄偉堡壘。外面祇有少數幾個士兵、鐵絲網、混凝土的砲壘，此外可見的還有一個砲口伸在外面的砲和立在後面的一個兵士。這裏有着尋常的鄉間工人、農夫、郵差和商店老闆。一個哨兵站在大路的近旁。百步之外，一行樹木在晴朗的天空昂然地揚着枝頭，樹木左近看上去，好像有一道柴垣

蜿蜒田間。這裏還有鄉間常見的大穀倉。整個鄉村寂靜得好似人睡了一樣。

但是祇要一聲號令，那些樹木就會突然倒下現露出砲口來，原來這些「樹木」都是偽裝；農夫、郵差和商店老闆都立刻活躍起來，一個個進入一千呎深的地下，一變而為訓練有素的士兵，準備衛國殺敵；穀倉在士兵沒有奉令進入堡壘以前，變成了他們的營房；站在大路近旁的哨兵，立刻就有許多其他的士兵和他同在一處，原來可以通行無阻的道路，都被他們用鐵絲網所阻塞；堤上佈滿了機關槍手，他們的槍安置得使任何一塊地方都在它的火網之下；「柴垣」祇是一堆鐵絲網，穀物掩蔽着。埋在混凝土裏的鋼軌，突在地面上以阻坦克車的前進；突然間轟然一聲，於是大量的水，便從殘缺的防水牆上滔滔流出。

「我建造的這座牆」，工程師告訴我：「它聯接着兩道堡壘。在堤底築有一間裝滿烈性炸藥的小屋。祇要一聲命令，那個日夜住在管理室的人，就將轉動開關來炸毀堤防，大水立刻沖出，淹沒敵人的坦克，溺斃他們的士兵。請問：一個敵人遇着這些堡壘，他還能做些什麼呢？」

法國在馬奇諾防線上花費了六千萬鎊。它綿亘於德法邊境長達二百英里，是以鋼骨水泥在深達一千呎的地面下建築成的。

在地面上是砲台，每座砲台都有射擊準確毫釐不爽的砲手守衛着，地底隧道聯接着各個砲台，所以輸送軍火和人員，可以不必經由地面。在地面下電車載着兵士和軍火分運各處，電車將他們迅速的送上砲台。醫生可以在這下面的手術室中工作，伙夫及傳令兵在一百呎的地面下各司其職。狄塞爾引擎發出光熱和空氣。

到這一地帶去觀光，你簡直察覺不到這些堡壘的存在，大砲都掩護得非常巧妙，可是附近一帶堡壘林立，那些日間住在村莊上的士兵，晚上都到堡壘下面去。你所看見的和善的平民，就是被稱為「邊民」的人，他們居住在邊疆之上，並全都受過訓練，在一奉到命令的時候，就可以守衛砲台。祇要

教堂的鐘聲一響，每個男子都放下所做的事，急惶惶地跑到總部，再由比跑入地下各赴其指定的地位。

但在我們的心中總存有一「毒氣」這兩個字。那些在地下的兵士大概都會和墮入陷阱中的老鼠一樣！然而我的這種想法是錯的，建築馬奇諾防線的工程師預想到可能的毒氣襲擊，於是在幾百呎深度以下裝置了引擎和濾化器，所以在這防線以鐵路外的空氣可以因此抽入堡壘，在送入以前還要經過一番濾化的手續。還有更可驚奇的事，就是砲台內部的空氣壓力大於外面的壓力，因此即有毒彈落在砲台附近，那從底下幫浦發出來的不變的氣流可以防止毒氣的侵入。縱使直接打毀了任何一座砲台的牆壁，毒化的空氣仍然是無法侵入的。這種鋼筋水泥的砲台是否可能被砲火擊毀還是一個疑問，但是即使其中有一座被毀，可以立刻用鋼門關斷聯絡各處的隧道，以防敵人從佔據的砲台中進來！

砲科專家所懂的各种技巧都被採用，在奉到命令的半分鐘之內，這些砲台中的砲立刻會射出一陣彈雨，在這其間任何生物都無法生存。地面每呎都會受到砲彈，這不是由一門砲所放射而是由一層砲，所以即使有一座砲台被佔，兩旁的砲台仍然可以照常轟射。這樣使得敵人如果不佔領全部砲台，就決不能突破這道防線。

地下各「部」的屋頂據說有六呎厚！「地下的氣候冷而潮溼」，「人們雖然不喜歡過他鼠般的生活，但是他們是安全的。他們聽不到即使是最猛烈的轟炸，因為他們的地方是太幽深了，如此可以有神經不被砲火震撼的好處，而神經可以緊張到最小的限度」。

這種砲台前後共有三層。每隔一百五十呎有一間裝置四門砲的防舍，其中有充實的軍火，足以支持被圍幾個月之用。在馬奇諾的砲台內，糧草、光、熱，以及其他一切都可以自足。在這些砲台之間還另有許多砲，掩藏得極好，不會被敵人發見。每門砲都被安置在可以使一個敵人受到縱射的位置。

這些都是一位負責建築馬奇諾防線的人告訴我的。他好像絕對信任它們具有無限期阻止敵人的能力。不僅是他告訴我它們是堅不可破的，所有在這巨大的堡壘地帶的兵士和平民也都具有同感。並

且，非常奇怪的，他們似乎是很喜歡將它們告訴別人似的。

馬奇諾真是近代軍事科學的奇蹟。

四 法德戰略與兩大防線

法國馬奇諾氏在陸長任內，有鑒於當時的德國雖受凡爾賽和約的限制，常備軍不得超過十萬人，可是這十萬名常備軍却都有極充分的訓練，比起法國的只服一年兵役的軍隊來，人數方面雖似相形見绌，實力方面却未可輕視，於是他便着手整訂一個嚴密的防禦計劃，在法國東北兩部的邊界上建築許多要塞，以防德軍的襲擊，這些要塞所形成的防線，便是有名的馬奇諾防線了。

德國自一九三五年重整軍備之後，已把原有的國防軍逐漸改組，成立一支強大的新軍，同時她復和歐戰以前一樣，勵行強迫兵役制度；而且全國的人口，又幾乎兩倍於法國，即就兵額而論，她在數年以內，就有壓倒法國的可能，法國如無堅固的防禦工事或外來的援助，結果是一定要失敗的。

法國當局為要避免這種可能的危險，第一步便設法把要塞區域盡力擴大，盡力增強。最初的馬奇諾防線祇以法德的邊境為限，現在則逐漸向西延長，把整個的法比邊境亦包括在內（因為比利時既已根據傳統的政策，宣佈了中立，法國就不能再把她當作同盟國看待）。同時在現有的防線以後，復建築着第二道和第三道防線。

法國的傳統戰略始終以防守為第一要義。馬奇諾防線的作用，即在抵抗敵人的正面攻擊。掩護後續部隊作軍事上的種種活動。這些後續部隊的任務，除於必要時，應付突破防線的敵人與增援要塞守軍而外，若遇敵人從比利時和瑞士方面迂迴過來，襲擊要塞守軍的側翼時，並須集中力量，堅強抵禦。法國因有這兩道防軍作掩護，後方的總動員工作就能順利地進行，除非受敵人的空襲，再不會有別的威脅了。

法國在軍隊的動員工作全部完成以後，就能有充分的時間考慮當前的情勢，並決定應在何處進行主力戰的問題。假如德軍在各處的攻擊全無進展，甚至受到極大的損失而致崩潰，則法國便得有反守為攻的機會，而把防線上的要塞當作「躍進」的據點。

假使前進的德軍居然突破了馬奇諾防線，或是向比利時及瑞士的迂迴居然能够成功，而襲擊防線的側翼，則法軍最重要的任務，自是在用全力挽救這種危局，或者，法國的敵人如果是德意兩國，此時法國就可把馬奇諾防線當作盾牌一樣抵抗前進的德軍，而把另一部份主力向意大利進攻。法兵所謂如遇兩個敵人同時來襲，須先擊破一個。法國的參謀本部亦會深深明白，覺得僅藉邊境的防禦戰，並不能完成作戰的目的，消極抵抗之不足以取勝，猶如古羅馬武士僅藉盾牌之不足以取勝一樣，這一點，法國參謀本部自然是知道得很清楚的。

假定獨裁國家的所作所為已至無可忍耐的程度，英國不消說會遣派軍隊到法國去作戰的。在這種情形下，馬奇諾防線就具有極大的作用了：她須得阻止德軍正面攻擊，支持相當時間，藉使英國的援軍能够先期到達。但依我看來，英國若仍做着妥協外交的夢，不及早實行強迫兵役制度，則馬奇諾防線所應爭取的時間，一定是很長久的。

就德國方面說，要塞之建築對於作戰計劃的釐訂，亦具有同樣重要的影響。根據希特勒的計劃，德國須向東南兩部發展以冀獲取原料的供給，并操縱多瑙河流諸小國。這個計劃在「我的奮鬥」裏面會有很詳細的說明，而就他日後的行事看來，他的計劃，確乎並不是徒託空言的。

他的進攻波蘭與合併奧國，即是這種計劃的初步表現，接着他又以民族自決作藉口，不費一兵一卒而征服捷克，佔領捷克的要塞區域，從此他的東進計劃，就得到進一步的完成了。

他在征服捷克以後之須作更進一步的發展，直如日球之須從東方升起的一樣不能否認；同時，他為要實現東歐霸主的理想，自須在西部安排適當的防禦，以免顧此失彼之虞。關於這一點，最初的表

這是萊茵之重新設防，接着便是薩爾區與什萊茲瓦爾特區一帶的小村落，本來祇有些臨時築就的鐵絲網，現在却已成堅固的西格佛利防線（Siegfriedline），掩護着德國整個的西部邊境。據說，西格佛利防線現已延長到德比邊境薩爾區內，且有新的防線在增築中了。

希特勒的作戰計劃，可說完全是抄襲什列厄芬（Schiöffen）的成法，祇是他的進攻方向，與什列厄芬的恰巧相反而已。

歐戰期中，在列厄芬準備進攻法國的凡爾登防線時，因為凡爾登要塞過於堅固，不易攻克，他就計劃假道比利時，從北面攻擊法軍的側翼，同時他又因德國有相當堅固的要塞，而俄軍動員又非常遲緩，俄軍將領盡是庸材，更兼俄京距德極其遙遠，交通工具復非常缺乏。他便儘有充分的時間去擊破法軍的主力，而後掉轉頭來對付俄國的軍隊。至於東部方面，他就預備承受相當的犧牲；腓特烈大帝原說過：「為要保全整個的國家，有時就得放棄某一部份的領土」，腓特烈這句名言，什列厄芬自然是牢記在心頭的。只可惜他所簽訂的這種計劃，却交由中村的將領們去執行，卒致未克實現，這在協約國方面說來，毋寧是一種極大的幸運。德國現在的戰略，實際上和什列厄芬的並無什麼兩樣，所異者，僅是後者所取的攻勢在西方，前者所取的攻勢則在東方，德國在向東進展的過程中，如遇細微抵抗，她自須要運用武力來對付，但當他用兵東部的時候，西部就難免不受敵人的襲擊，為避免這種危險起見，結果便產生了西格佛利防線。這種計劃在細節上儘管和什列厄芬的不盡相同，而原則上却是並無二致的。

馬奇諾防線的延長與西格佛利防線的完成，非特在德法邊境各有着堅固的要塞，即俄、波、比、德及南斯拉夫諸國的邊境上面，也都有鋼骨水泥的防禦工事，設置砲位，安裝電網的建築了。

五 馬奇諾與西格佛利比較觀

此次歐戰起後，國人常譚到西歐戰場上兩大防線，在法名曰馬奇諾防線，在德名曰西格佛利防線。德人告我曰：西格佛利線之名，實由誤傳。第一次歐戰中，西戰場上有所謂興登堡線，又名西格佛利線。因此英法兩方借西格佛利之名，以名此新防線。而不知德方自有其新名稱在也。德方之名爲 (Westwall) 譯言「西方牆壁」或譯「西城」，茲依意譯爲西方鐵壁。西城二字與吾國所以限到胡人南下牧馬之「長城」(Great Wall) 實有同一意義，即謂以此爲界，不容超越。國人對於此兩防線情形，甚感興趣。茲譯德報中論馬奇諾防線與西方鐵壁之文，雖內容不盡如吾人所期，然不失爲管鼎一嚮也。

「民族觀察報」之軍事記者對於英法之包圍者好降低軸心國家武力與誇大自己武力之宣傳舉動，竭力反對。英法方面近日造爲西方鐵壁之某部分，被萊西水漲衝去之說，可謂無稽之譚，掩於極點。惟其如是，應作一文，將馬奇諾防線與西方鐵壁互爲比較，俾世人略知二者之內容。

一九二二年法國陸軍部長馬奇諾氏設立一委員會着手於防線之圖案。以此圖案爲基礎，自一九三〇年，開始建築對德邊界上之要塞線，此要塞線至一九三六年大致已完成。法國能利用歐戰之經驗，以造此種新式之永久要塞，是爲世界上之第一先登者，此爲法國之名譽，人所共認。歐戰前有所謂環形要塞，與軍火庫，至今日則變爲邊界上聯屬而互通之要塞，且其間虛有深至數十里以上者。法爲開始建築此種要塞之第一個國家，就其構造與形式言之，今日法國已不認爲一切滿意。德人研究法國此項工作，得了許多經驗，自爲當然之事。然德國之建造方法，自有特別不同之點，可分項述之：第一、德國西線上之建築工程，自一九三六年春季開始，然自一九三八年春季後，更竭全力從事，其範圍之廣，工作之繁與用工人之多，非民主國家所能想像，以法國馬奇諾線之工程與之相比，竟占德國工

線中之極小部分。

第二、德國「西方鐵壁」上已造成之鐵筋與裝甲之堡壘，共有二萬二千處，法國馬奇諾線上的要塞數，僅占此全數五分之一。

第三、馬奇諾線為直線形旁邊助以側面據點，至其前哨地與深入處，僅有少數小要塞而已。至於德國「西線方鐵壁」，深至數十公里，不以一線構成，乃合若干主要戰區而成。

第四、法國各大要塞牆壁，厚至三密達半，認為已堅強可靠。然法國方面今當有所聞知德牆壁之厚，遠在法國之上，至少有若干工程，等於法國線上之四十項工程，其牆之厚度，超過法牆四倍以上。

第五、此種要塞之中，應否建造可容駐兵千人以上之極大工程，如法人在哈根堡與高堡之所為者，其在今日，已成爲一個疑問。因此當建築之中，大家認為大工程構造之無益。惟其如此，但問可容人數多少之比較，與其武器多少、抵抗力多少，已非今日之中肯問題。若就抵抗力多少言之。則德國鐵壁中，大多要要塞之抵抗力，遠在法國之上。

第六、所謂要塞中之主要部分，實為障礙物，即新時代戰法中之障礙物，所以抵抗戰車者。法人本其建造之經驗，當知所造若干地下鐵道線，與德國之障礙物正相反對者，今日已不適用。現法人正謀加緊若干障礙物，以加強其抵抗力，譬如在上文所舉之高堡與哈根堡兩處，加築了若干陷阱，即所以使戰車難以通過前進。法人所為如是，則德人所造若干公里之陷阱，其意義如何，可以推想而知。以上各點之比較，原不足以表現兩線之內容，然即此數點，亦略可窺見。任何法人，無一不知馬奇諾防線為法國至強之保護者。實則法人如明瞭德國領袖對於德法關係之宣告，當更可高枕無憂矣。

（譯者按此文不獨為法國士兵與人民而作，亦所以使各國士兵與人民對於馬奇諾線與德國西線鐵壁，得到一個實質的明白的說明也。德人之言：「西方鐵壁深五十公里，堡壘二萬二千個，大小砲五

萬尊，決不如外人所傳之易於攻破」特為誌之，以告讀者。）

六 西格佛利防線一瞥

一九三六年四月，在重佔萊茵區域之後一個月，希特勒和戈林及國防軍的高級官吏多次會商之後，作成了他的建築德國邊境防禦工事的最初的種種計劃。這是一件龐大的事業，因為德國有三千哩以上的邊界和海岸線。保護最易受攻擊的各弱點的問題，長時間佔據了參謀本部的頭腦。最後議定了包括一八百哩之長的範圍的一個防禦工程的體系，分為下列四個防區：

(一) 北方防區——包括德、丹國境，北海岸(Holligoland Borkum)以及基爾運河南北兩岸的三十哩長的地帶。

(二) 東方防區——一邊包括德、波國境，另一邊包括東普魯士的境界。

(三) 西南防區——用以防衛厄爾茲山脈(Erzgebirge)和多瑙河之間的捷克國境。

(四) 西方防區——從林堡(Limbourg)到康斯丹斯湖(Lake Gostance)為止。

奧國的邊境不加防衛，那時候德國的領袖們已在進行奧國的合併了。就在現在，德意的國境也尚未築防。

工事的進行，直至一九三八年五月為止是遲緩的。那年的五月裏，希特勒正確地預見了那一年是危急的年頭，下令趕築西境的防禦工程。德國的公路網創造者弗利茲·安特(Fritz Todt)被任命為建築工程局長，我們稱為西格佛利特線的這條防線，德國人簡稱為「西方障壁」，實際是名為安特陣線——帶着多少可怕的恭維(譯者按Todt在德文裏與Top(死)同音)。

在一九三八年九月裏，西格佛利特防線是希特勒手中的最好的紙牌之一，他用以恫嚇那些被人進信的諸民主國家，使它們在慕尼黑屈服了。當時這位領袖(Führer)所引用的數目，給了人家關於西

格佛利特防線的完工程度的謬誤的印象。這條防線的工事在九月裏實在去完成尙遠。諸民主國家因爲輕信了希特勒的話，不但把捷克的防禦工程都交給德國人，而且使他們有工夫可完成西境的防禦建築。

在十月和十一月這兩個月裏，在薩爾河(Saarl)和騷厄爾(Saarg)的河岸上的種種活動的情形是驚人的。在路上和谷地裏除了木樁的構築以外不見有什麼，在木樁後方興造了無數的常發營營之聲的工廠；感覺與味的觀察者可以從法國方面望過木樁的那邊，俯視防禦工事的廣大的全景。一羣羣的工人交替地日夜工作，天黑以後，各工廠燈火輝煌。然而在十二月裏則工作顯見弛緩，這是爲了兩種原因：第一是因爲缺乏軍事工業裏的專業工人——這種人知道在內地受雇用比在邊境上設鐵絲網來得更好；第二是因爲欠缺建築材料和運輸的便利。有些工廠因爲缺少木材、水門汀及其他營造材料而廢棄了。

在本年二月間，我決定再稍稍推進我對西格佛利防線的探險。關於這條法國參謀本部也不甚熟悉的「障壁」，我探察的結果，可得而傳述者如下：

(一)防禦工程的第一線開始於萊茵河與荷蘭的國境相遇之點稍南之處。它循着荷蘭和比利時的國境，與烏爾(Our)、騷厄爾、摩塞爾(Moselle)等河的河岸相距各八哩；從盧森堡的邊境彎開，沿薩爾河的河岸南行，在斐爾克林根(Vöcklengen)又與法國境界會合，和萊茵河一同環過這個地方的外廓，又一同沿着河爾薩斯和瑞士的邊境，一直到康斯丹湖。這種防禦工程的第一線是用鐵絲網和坦克車的防衛柵構成的。有一列密接的Tschiras(堡壘)，備有自足供給的水——食物和軍火。

(二)第一線的後方，相距六哩至十八哩之處，應順地面的天然形勢而築有許多堡壘，各有天然的障礙物圍繞着。每一座堡壘要防衛一個地帶或一個區域——例如沃斯呂克(Waerstler)和凱塞爾石士爾(Kairstuhl)的大砲台那樣。

(三)又設有防空線，其間度為六里至十二里。

(四)最後的防線是在邁英茲(Mainz)和曼海姆(Mannheim)之間萊茵後方的主要工程線。

我走到厄希特爾那哈橋(Echternach Bridge)，過了橋而入德境。一到了對面，我就循着一條蜿蜒的小路而向防禦建築物走去，我從法國境內的觀察站已經預先看明其所在了。那天是星期日；工廠大半無人，道路的監視也寬弛了一些。我下了車，利用路上瀟然無人看守的時候去探視小山邊的一個小樹林，林下隱藏着重要的防禦工事。我看到了一個人口，假裝為綠色和褐色，遁入一條地道；這條地道似乎在鬱地內行，好像鼠洞一般。附近有個神祕的山莊，顯得最新；其無害似的外貌很能欺騙普通人；但它的窗子和穴孔却是充當任何經口的礮類的礮眼的。

好奇心幾乎使我發狂。我並不回顧，在未知前一個突擊隊的兵士已經走近我了——但幸虧我（神思異常清楚地）早已表現了一種神態，確能證明我別無他意。然而我不得不帶解了半個鐘頭，好容易使他相信了：我只是一個好奇的遊歷者，正在探賞這箇山莊的園林，因為山莊的建築非常美觀。

次之，我在特萊芙(Treves)停下了。我偶然在一個屋子旁邊停了車，這屋子揭着動人的名稱：「遺傳健康裁判所」——這是一個控訴院，專司決定德國的公民是否應該被除去生育能力的。

全市塗成灰色、綠色、褐色或黑色，在街上的人們大批五個或十個成羣，這是德國人固有的好羣性的明證，德國人是決不喜歡獨自逍遙的。我看着他們，就想起了關於紐倫堡的國社黨大會的戲劇似的幻覺。那裏所有的人都似乎是高大、漂亮、強健的，真正金髮的好人物；而這裏則所見的大都是些身材矮小的，穿着難看的制服的，肩膀狹小的和項頸肥大的人們。

我決定去探視特萊芙的附近，尤其是從該處到伐塞爾比利希(Wasse Brillig)去的路：這條路與西格佛利特第一線相交，很可使人窺見德國防衛組織之一斑。但我隨即看到了這一帶地方被看守得很嚴。突擊隊的軍士們和「國家勞動服務團」的偵察官更入數很多，我覺得好像是在永遠縮緊的網裏

行走似的。他們應用一切可能的巡邏方法。有一次我在一條路上走時不意聽到了上空有隆隆之聲，看見一架飛機很低地飛繞。它的翅膀上有P.O.L.這幾個字，是航空警察的徽章——這警察負責監視道路，驅逐闖入陣線上的禁區裏來的飛機。

我在伊格爾(Engel)停了一會，和酒館主人喝酒；他常常僑居法國。他因為想起了巴黎的舊事，歡暢之餘，竟告訴我關於「西方障壁」的若干有趣的事情。他在伊格爾的生意很好，因為工人們的工資的四分之三是消費於他那裏的。這個地方流行性感胃甚為猖獗，甚至於停工了一月。這地方雖然是小村子却有法國一切省份的人過路來往，那時候正將有奧地利的和蘇台德區的軍隊要來。

「當初小孩們常到盧森堡那邊去遊玩」，他放低聲音說：「但是常弄得打架，因為我們的鄰人不大喜歡我們」。他說到這裏，便住了口，因為有兩個突擊軍的兵士進來了。

我回到特萊芙，逗留在幾個朋友家裏；我知道他們是反對國社黨的。他們和我說：「在西格佛利特防線上工人們時常發生週期的罷工，有一次有一百二十個工人被拘送到荷蘭邊境上的波爾格摩爾(Bovc Moor)的集中營裏去了。」

我和我的朋友經過洪斯呂克作短程旅行；那裏有一座堡壘，德國人以為是西格佛利特體系的傑作之一。在特萊芙和薩萊堡(Sarrelburg)之間，我遇到了一隊插着旗幟的官用黑車。那是德國大官們的車子，他們正在視察防禦工程。然而那位聞名的安特博士却沒有同來。朋友和我耳語說：博士正在意大利，給軸心的另一端的這位盟友講授防禦工程的建築。

控制着薩萊堡的那些山上，在山巔和山坡上都點綴着堅實的混凝土做成的方形建築物，有機關槍和小徑口的來福槍用的槍眼，又有如同在法國的馬奇諾防線(Magnot Line)上所見到的那種圓形砲台，其中裝着大口徑的大砲。在這個區域裏，工作尚未完畢。工作在按步地進行着，還可由無數的鋼鐵骨架的建立和鑽孔機的不斷的噪音知之。在阿夷爾(AVI)我們看見了六個假裝為葡萄園的小堡壘。在

伊爾什 (Irsch)，我們走過有許多木造小屋的一個大住宅區，是工人們所住的。有一國家郵政的紅汽車停在那裏。這些汽車在這些小屋和工作正在進行中的各區域之間日夜來往。

我們乘車駛往特萊夫的西北方，去探視穿過那片圍繞洪斯呂克的那些強固的堡壘的魯佛爾 (Ruffel) 谷的道路。在這個地區裏，有無數的標記，禁止旅行者在十字路口轉灣，路口有突擊隊的兵士徒步或騎腳踏車防守着。另一種警械是可移動的鐵柵，必要時可以把路攔住。

我們循着一條新的軍用路到了尼特爾策夫 (Niedernetz)；這條路在地圖上是沒有的。我們進了一家咖啡店，試行參加談話，一個從要塞來的工人，顯然很有錢可吃酒，他和同伴的人說：他剛從雷根斯堡 (Regensburg) 來，輪着有一天的休假。

「工作倒還吃得消」，他在種種雜談中這樣說：「不過我們一口氣要做十二小時工作，每日的口糧實在是太少些……」

有個穿便服的人，本來靜靜地坐在一個角落裏的，聽到了他的話，就立起來，抓着了那個工人的領子，把他提出了咖啡店外，帶罵地說：「酒糊塗是不該准他們做光榮的防禦工程的工作的……」。

後來我的特萊夫的朋友告訴我關於工人的每日口糧的若干公家發表的數目。七五〇格蘭姆麵包；早餐是三十格蘭姆人造白塔油，或一百二十五格蘭姆果醬；中餐是一百五十格蘭姆肉，八百格蘭姆馬鈴薯；二百格蘭姆菜蔬，和十至十五格蘭姆豬油；晚餐是三十格蘭姆代用白塔油，一百至一百二十五格蘭姆臘腸、乾酪或乾魚。然而工人們却抱怨說：他們實際所得，比規定的分量少得多。

沒有什麼比在這些要塞地帶裏的生活更爲單調的了。人們覺得沉悶機械的行爲很是難受。他們被奪去了家屬、家鄉和朋友，文化的任何微細的享樂，常被上司監視着，工作得那麼緊張，甚至於不能再思想，好容易得到休息日，可以到城市去玩，但也必須成羣結隊，只能看看窗子，看看女人，喝喝酒。他們簡直不講一句話，活像被捕的動物。

德國以這樣的代價在十八至二十二個月之內（因為這條陣線非到下一個秋天或冬天不能完工）實現了法國費了六七年工夫纔告成的事情。他們的「西方障壁」並不和馬奇諾防線相同，後者是整個兒的東西，一個強固的地下城市，從德法國境的一端綿延到另一端。而前者則是依賴國土的地理的和地質的形勢的分散的防禦工程。第一道防禦大部分是環繞着天然障礙物而造着的。利用山，小山和樹林爲上層防禦工事的基礎。天然障礙物愈大，則防禦工事愈簡單。例如在萊茵河沿岸只有相隔各約五十至一百米突的小小的泥礫土的暗礮台，一道副防線，以壕溝相聯絡。在這道第一線後方有許多的大堡壘，其中有三個：（1）以黑爾美斯凱爾（Hermeskell）爲中心的洪斯呂克堡壘，保護着科布倫茲（Koblenz）和邁英茲（Mainz）。（2）在不馬森斯（Pirmasens）和凱塞爾斯勞特倫（Kaiserslautern）之間，造在薩爾斯布呂根（Saarbrücken）對面的[拉提那特（Pfalzinate）的山區上的若干堡壘；（3）凱塞爾石土爾（Kaisersstuhl）的堡壘，是捷克（Kehl）和瑞士國境之間的整個體系中的最大傑作。

供給水，軍火和電氣的問題似乎已經解決了。爲供這些地帶之用而設計了的現在的公路網，是對於去年九月間以爲是不適用的鐵路體系的一大改良。前述的防空地帶（即空中禁區（Luftsperrgebiet）裏設有間隔妥善的防空礮台），具備着強力的礮類。

較爲重要的區域又各有一隊小型飛機（Blimps）和有名兇險的「空中機雷」（Aerial Mines）——這是用若干氣球張在空中的鐵絲網。設防地帶裏佈着地下避難所。此外又有電話和無線電話的精巧的交通網。又有驅逐機用的地下機場，其中最著名的是厄曾荷芬（Ezenhofen），斐爾克林根附近以及德法國境附近的葉會登（Jaisenden）等處的地下飛機庫。

如是，世界裏的兩個最大的防禦工事體系互相對峙，表示着存在德法兩國之間的相互恐懼，這種對峙或將歸結於重大的危局。

七 西格佛利防線的構造

第三帝國，自從在國家社會黨的領袖——希特勒領導下獲得軍事上獨立以後，就開始構造了一種工事，來保衛任何外來的侵略與威脅。德國並沒有忘記，在過去若干年當中它的邊境，是完全在無準備與防禦力量的狀態下，這結果，遂使德國成爲任何一個侵略者的目標。

現在環境已經改變了。可是保衛國家的責任與事項，是那麽樣的繁雜，因此祇能分步的完成。直至一九三八年春，西部邊境，還是完全無防禦的，這些西部邊境，既不在政治同盟下而獲得保證，也不在軍事堡壘而獲得安全。在對面就不同了。法國有名的防禦工事——馬奇諾陣線是橫排着，這陣線不特可以保證法國的安全，同時；並可以幫助法國從這方面向德國進攻。

據最近德國軍事家考察的結果，德國有百分之二十的鐵與鋼的工業，百分之十的煤礦，是在法國重砲的射程內。大約有五百萬德國人居住在這危險的邊境。他們的房屋是完全在法國的砲口內。凡爾賽條約中，有一章規定：所有德國的軍事建築，必須毀壞，並規定在萊茵河以東廿五里內，設立一非武裝地帶。在這地帶內，絕對禁止任何一個德國兵的進入。德國自一九三六年，收復萊茵地帶以後，漸漸開始對這種防禦工事，加以改造。然而；在過去兩年中的工作，完全不足以保障德國從外部侵入的完全。

希特勒在一九三八年春，就發佈命令，命全國所有的軍事力量集中在西部，使它成爲一條強有力的陣線。足以抵抗任何外來的侵略者，跟着這個迅速的計劃，從勞動服務營中，抽調十萬人，從各種工業中，抽調百萬人，並調若干師團，工兵團和空軍若干千人，共同在理論上檢討和研究，怎樣完成這個巨大的任務，希特勒曾經限定在十月一日把工事完成，到那天，由於慕尼黑協定的結果，德國開始用和平的方法侵入蘇台德區。就在九月間，這種工事，仍然是猛烈的進行着，十月間，所有軍事建

築，已經達到我們所要求的防禦力了。

我敢相信：沒有一個富有現代軍事知識的指揮官，在未將敵人的防禦工事，用破壞的火力（如坦克軍、轟炸機等）使之化作灰燼以前，而會命令自己的步兵前進去奪取敵人的陣地罷！因此；設法防禦這些可怕的工具，從西部侵入，是最急迫的任務。這裏有三種必須備具的條件：

（一）各獨立的砲位和碉堡，要使之有巨大而堅強的保障，然後可使其抵抗敵人無限止的轟炸。

（二）各圍牆障礙物必須充分的、連接的橫排着，用以防禦敵人的坦克車（包含大坦克和水陸兩用坦克）接近自己的火線。

（三）為抵抗空軍的襲擊，整個陣線，應該全線加以偽裝。在構造工事當中，這三種必須具備的要素，都會經過很嚴密的考慮。每種必須具備的要素，都在最適當的狀態下完成。這個從最新的理論和最近的經驗而建築的防禦工事，西格佛利陣線，並不是一個連續和連接的陣線，而是由一羣各自獨立的砲壘或碉堡結合而成的。另一方面，這條世界上無比的陣線，並不是很狹隘的，而是一條從二十里至四十五里廣闊而深的一個軍事地帶。敵人如果想通過這個無限量的深度，破壞各種障礙物而妄想成功的話；他必定變成所有砲壘火力集中的目標。同時；在這方面進攻的敵人，既是分散和小量，結果，必定毀滅無疑，如敵人再次前進，棋子式的砲壘和碉堡，必可加以毀滅，還有一些砲壘，非至情況危急時，是絕對不拿出來使用的。

敵人的坦克車，為使其他步兵前進的便到計，會將放在第一線上的各種障礙物加以破壞，為了防止這種事情的發生，沿着整條陣線上，築成一條防禦坦克車的地帶，在這當中，最著名的有所謂「吊高防禦線」。在這陣線中，堅深的牙齒，可以停止坦克車在若干時間內的運動，甚至前進。假定一輛坦克車準備通過這些陣線的話，這坦克車必定停止在相當時間內，這時重兵器就可藉此機會，將準備通過的坦克車加以破壞。還有其他一種障礙物我們不能忘記的，是各種的陷坑。這種陷坑的闊度一百

三十尺，坑底有水經常在急流着，無論怎樣的裝甲車或坦克車，如果跌落任何一個坑內，無可疑義的，它一定化爲烏有。還有專爲抵禦水陸兩用坦克車的防禦線，早已構造成功了。據軍事當局宣言：這陣線會變成各種未來武器中最可怕的一種，前進中的坦克車和步兵，將會遇着一些放在若干里的，一些不固定地方的秘密電網。

這些砲壘中，最重要的抵禦力量，還是在各個的碉堡和砲壘，它們是這陣地中的核心。各個容納步兵或重兵器的砲壘，都用煙幕保障着，各個單位都有堅固的特別室來貯藏大量的軍火，使在一個無限定的時間內，可以抵禦敵人，而不至發生軍火來源的缺乏。還有種種其他的構造，如在更深層下面構造士兵所須要的廚房、洗身房、休息室等。每個砲壘中有發電機和自來水，這種種的設備，能使若干數量的士兵，在必要時間，居留若干月，有隧道，各個單位可以互相聯絡，就在戰鬥中各種砲彈和必須品都可以轉運到各處。

小的碉堡和大的砲壘，共有一七、〇〇〇個以上，從荷蘭到哥士唐士湖一帶橫排着。在這地區當中，就是很小的地帶，也在若干砲壘火力射程中，所有各種的工業，都有一層深厚的泥土掩蓋着，祇有一個有經驗的砲手，才能知道這掩藏在樹木和茂林底下的各個砲位。

在發生事件時，各處的監視哨，必須用最迅速的方法報告指揮部，在一兩秒間，各個砲壘可以同時發砲，各種戰鬥機和驅逐機可以同時出動，去抵抗敵人。

我們可以誇說：這種砲壘的構造，就在若干世紀以後，各種攻擊兵器的構造在急速度的變化當中，也是不能破壞的。不過我們要知道，西格佛利陣線，並不是一種侵略的工具，而是保衛第三帝國安全的一幅鐵牆。它的存在，可以幫助德國除去東西兩面同時作戰的困難的威脅。

八 西格佛利防綫的週密

法軍在德國前進的緩慢和德軍在波蘭進展的迅速相比較，似乎會使沒有軍事頭腦的人們感覺失望。事實上：這兩個軍事行動是完全不同的。德國是通過一個空曠而無任何堅固防線的地帶，由幾方面同時進攻波蘭的，協約方面想要攻入德國，必須強迫通過萊茵的堅固防禦工事，或突破在萊茵、摩塞爾間的山岳地帶，綿亙幾百里名叫「西格佛利」的堡壘機構。

西格佛利防線是在過去四年內構築的，據說沒有像保障法國西部邊疆費了十五年的時間來構築的馬奇諾防線那麼堅固，西格佛利防線從萊茵至摩塞爾的一段（那兒協約國正在進攻中）是最近才構築的，其中一部份在一九三八年五月才開始動工。然而，無論如何，這西格佛利防線，是一個很可怕的障礙，這障礙足以說明英法軍隊的進展何以是緩慢的。普通人很少知道這堡壘機構的，德國很留意不要使工事露眼給外人知道，工事給很大的蓬幕遮蔽着，使在鐵路和公路經過的旅客不要看見，同時，在進行建築的整個區域裏，把他們德國的人民全數趕走。

一位曾經於一九三八年夏天到德國的邊區去遊歷過的法國作家柏丹尼，在他的 "L'Allemagne et la Cuestie" 一書中，基於他私人的觀察和與該地居民的談話，給與我們對於這動人的堡壘機構一個有趣的描寫，他的報告雖然有些欠詳，至少總會給人們對於這個工事的實力和德國進行的周密一個澈底好的觀念。

他說：「一九二三年」，德國參謀在建立德國志願軍的溫斯赫特將軍領導之下，已經擬好一個德國西線的防禦計劃，內容包括：砲台的建築，設立供應站和彈藥庫，建築地下飛機庫，特殊的軍事汽車路和鐵路，整個的機構叫做「興登堡防線」。希特勒登台後……萊茵省收回後，這工作真的開始了。這僅有時在報上看見的「興登堡防線」現在已經完成了——鋼筋和三合土的——它就是西格佛利防線。這工事從荷蘭綿延瑞士，包括五十多個大砲台，較小的有幾百個，飛機庫和電力廠。三合土的重砲陣地，將近五百哩長隧道和地下避難所。

俱自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後——迅速地臨時擬成一個新計劃，位於德國和她的四鄰之間完成一個所謂「西伯加厄比特」（障礙地帶），使更增強西格佛利防線的力量。這「西伯加厄比特」是由一二至四條戰壕和位置活動的小砲構成的。

德國西線的堡壘機構即西格佛利防線與「西伯加厄比特」，沿比利時邊界構成障礙防線和砲壘防線，沿法國邊界構成深約二十至五十哩的防線四條，在薩爾，帕拉替內特，亞爾薩斯和瑞士交界的區域內的某一重要據點，構成的防線達五條之多。

「西伯加厄比特」各工事的建築計劃並不是同一樣的，在比國邊境，它的構造是由一條各式的防線保護着的鐵絲網障礙物，那個地區的鐵絲網障礙物規模很大，比上次歐戰最後幾年的任何障礙物也大過，在深約十五至二十哩綿延三四條防線的鐵絲網障礙物中，更具有防禦性的，就是坦克車陷阱的設置。真正的障礙物，有些部份竟有幾百甚至幾千碼闊，我已經說過，保衛它們的是小砲台，這些小砲台每個裝配十二至十五挺機關槍，六門小鋼砲，其他強有力的砲台，包括有各種口徑的砲，這堡壘機構的主要特徵就是砲台可以旋轉，這樣，砲台便可以向四周發揮火力。

「但也許會有人反對說：假使德國為對抗比利時而以所有的鐵絲網防線保衛她的邊界，那末，將使她的軍隊不能進行反攻。這答復就是，鐵絲網防線只綿延於亥因斯堡至荷蘭（即正對着比國邊境），所以德國仍然可以通過荷蘭或盧森堡來進行反攻的」。

對着法國邊境，那機構又不同，這兒沒有一些鐵絲網，但替代它的，是建築了三四條長約五百碼的強有力的城堡防線，在這工事之後面，設置配有高度電力變壓器的電力站。這個區域也是安置大砲的廣場，海軍重砲的行列長約五十至八十英里。我從最可靠的當局得來的消息，就是百多門這種型式的大砲，是由白利門隔鄰的兵工廠造出來的，每門還附有十枚備換的內擊發管。

在基爾（在萊茵，和斯特拉斯堡相對）的後面，我親自看見每個能容五十架飛機的兩個地下機庫

，在夫拉堡東南幾里（在巴登）也能看到。汽油貯藏庫建築在後幾里——這樣便可以減少轟炸的危險——以深入地下的油管和機庫相連。這些地下構庫的入口都是斜度很小的。它們是這樣留心地被覆以人造苔蘚來作掩蔽，所以就是離幾百碼之近也很難看出它。

其中德國的最大努力就是毒氣放射器網的設置。這樣在德國防線前面，便造成一團毒氣。這放射器的威力是很大的，所以無論天氣情況如何都可以利用。而且，毒氣並不是裝在容器內由德國的內地工廠帶到前線來的，而是由許多在離前線只有三十英里的地下室工作的專家們製造和壓入容器內的。這些在德國西線的可驚的防禦工事的描寫，也許有些不大清楚，然而至少會使人明白協約國方面所遭遇的困難。換言之，它自然隔絕了雙方的通路，因為假如西格佛利防線能够阻止協約國的前進，馬奇諾防線大約也是同樣的或者甚至還更堅強過的阻止德國任何進攻的障礙。據說德國參謀計劃着的一「電光戰爭」似乎將是一個更危險的賭博。德國似乎不可能突破以攻入法國，即使她再破壞比利時的中立，像一九一四年的所作所為一樣。

兩大防線的秘密

實售一百元

編輯 青年社

出版 青年社

發行 青年社

經售 各地書店報攤

三十五年一月初版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4 7273B

